

# 大兴安岭遇常州产品

## 消失了的“牵鱼”

履履处处  
— 全明德

在故乡,曾经有一种拖网捕鱼的方法,如今永远消失了。一提起拖网,人们立马想到的是机帆船拉着网在湖海里奔突捕捞的场景。但是,故乡消失的拖网捕鱼方法,虽然原理一样,但却是人力的,与机械无关。

我的故乡曾经是水乡,捕鱼方法甚多。我曾和朋友总结过故乡所有的人工捕鱼方法,只有一种,真正意义上可能永远消失了,那就是拖网捕鱼。拖网在故乡也叫牵网,所以,用拖网捕鱼,俗称牵鱼。

故乡曾经河渠纵横。故乡的河,既有人力也有自然形成,无论何种,都被密集散落的村庄以堤坝分割。除了运输河道,一般村子前后密布的河流,都不宽不长,按老产权,都归属于附近村庄,都养鱼。较大规模打鱼,一般分时节,都在农闲时。夏日农历七月,村人都要祭祖请客,需要用鱼,而且是每家都要用鱼;冬日过年,也需要用鱼。冬日或抽干水清塘,或请打鱼师傅捉鱼,我父亲就是附近有名的打鱼师傅。冬天打鱼,是用脚盆丝网,夏天则用拖网。丝网很轻,容易缠绕,冬日站河上的脚盆里用丝网捕鱼是一门要求非常高的手艺,风里来雨里去,冰霜冻手,非常辛苦,一般人学不会,也不敢学。我考完大学后那个夏天,学了一夏天也没学会站脚盆,更别说到脚盆上下网了。

父亲说,生产队时,每年夏天藕完稻,他必定要带队出去牵鱼,主要是挣些油盐酱醋钱。其中一年藕完稻后,父亲带队到礼嘉公社的一条河里牵鱼,没想到,这条河分属于两个村,其中一个村请了父亲他们去牵鱼,另一个村不干,把父亲他们的拖网扣住了。本是两个村的矛盾,却扣了父亲他们的牵网4天,父亲来回跑了几天,最后官司打到礼嘉公社,父亲差点揪了当时礼嘉公社书记的胸脯——礼嘉公社书记认定父亲他们在农忙时(当时正好堆肥)出来打鱼,破坏集体生产。这个罪名可重了,要没收拖网。那个时候置办一口拖网要不少钱,是东西两村很多人凑钱买的,这是父亲急了要揪书记胸脯打他的原因。当时我们村行政归属前黄公社,父亲跟公社书记也认识,礼嘉书记打电话给前黄的书记,前黄的书记问父亲堆肥做好了么,父亲告诉他们出来牵鱼其实都没参加堆肥,但回说早就堆好肥了,前黄的书记就跟礼嘉的书记说,他们农忙完了,出来弄几个油盐酱醋钱也正常,于是才发回了扣住的网。

夏天打鱼用拖网,是跟鱼的季节习性有关。夏天丝网捕鱼很难,鱼不上网,费力不讨好,才有了拖网捕鱼之法。拖网对技术要求不高,但对人力要求很高,这需要集体作业,同心同德才行。

拖网通常是用粗尼龙绳编织而成,网眼比丝网大些,网也比丝网大很多。一般丝网也就一米多深长,宽十多米,二十来米,通常是故乡的常规河道的宽度。拖网则不同,深长通常有几米,一般都是故乡河道的深度,长则远超一般河道的宽度——因为拖网捕鱼时通常呈“U”型,网的上下纲通常用很粗的麻绳,上纲的浮漂则用打光的木块(晚期补网采用廉价的泡沫),下纲则要顺序挂上一串铁环或铁块,以保证其在河中时能沉底。

一个鱼篓能装十来口丝网,而且非常轻。但一口拖网,两个壮劳力都未必能扛着走远。

拥有一口拖网,在人民公社时期非常稀罕。我们村有一口。我家所在西朱村,分东西两村,西村是旧宗祠所在,户少地多;东村也是同宗,户多人多。但这口拖网属于东西两村共有,平常就搁在我们村的仓库里,有时也搁我家,我父亲是牵头的。

部分壮劳力都会出工,有在河两岸拉纤的——拉的时候,上下纲绳都要拉,跟拉船一样,非常辛苦,试想想,一网兜水、鱼、杂物啊——,还得有人在两侧踩着沉底的下纲绳,以防出现空档让鱼溜走。这些人得都会水,因为有时河里不知道是不是有突然变深的地方,在陌生的河道捕鱼,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当然,还得有带头人拿着抬网的竹篙在河里踩水,跟在网后指挥,这个人遇到网被河底的树桩之类缠住,还得潜水下去摸解——我父亲当年通常扮演这样的角色。

拖网捕鱼时,通常在一条河的下游浜梢下网。带头人负责分派任务,交代注意事项。其他青壮年男子,则主动或被指定在两侧就位。体力最好的,通常在拖网两侧的最前端,这两位属于先锋,他们要掌控速度节奏。随着拖网在河堤下缓缓展开,拖网便像张开了嘴的巨兽。每隔一段一个青壮年,扶着上纲,脚还要时不时去探探下纲是否沉底,指挥则等网全部到后下水,跟在网后。与其他拉纤的人不同,跟在网后的人,得慢慢游或踩水,也甚耗体力。

通常拖网刚到稍深处,就有受到惊吓的鲢鱼迫不及待地跳出水面了。不过,这只会让拉网的人更开心卖力,他们喊着号子,拉着纤奋力向前。随着上游抵达码头附近,原来清澈的河水变混浊了,拖网越来越沉,乱跳的鱼越来越多,偶尔会有大鱼越过上纲。这个时候,跟在网后的带头人,则要游进网内侧,踩着水,用竹篙把渔网的上纲顶过头,防止鱼窜出去。这带头人其实是真不好干的。

到码头时,两侧拉纤的合围,带头人拿着竹篙出网,网里都是活蹦乱跳的鱼。这个时候,东家村里的人已经把苗篮放在码头上。东家通常会在捕捞前提要求,要求捉多大的鱼。带头人负责拣鱼,同时将网里的野鱼扔给自己的同伴。按要求拣够后,撤网,把剩下的鱼放走。通常,收网时,这拖网里也常常还有几条残留的鱼,或是没注意,或是收网的趁人不注意故意卷进去的。

这厢收网,那边厢带头人东家算账,主要是给鱼称重,然后讨价还价,一般东家会比较大方。算好账,一大群人穿着湿漉漉的裤衩,浩浩荡荡回家。回去可轻松,湿拖网要比干的重很多。

我们村的那口大拖网,除了给自己村里捕鱼用,附近村子要用鱼,一般都会请我们村帮忙,付些工钱。那个时候,工钱主要是用鱼抵扣,叫饭鱼,有时会付现金。不过捉到的野生鱼,同样归捕鱼者。与丝网捕鱼相比,拖网捕鱼的工钱要低于丝网捕鱼。无他,丝网捕鱼技术要求高,辛苦,成本高;而拖网捕鱼,虽然也辛苦,但却更像一场热闹的游戏——夏天农闲,就像洗一越冷浴。

夏天拖网出门捕鱼,本身就就很热闹,一大群只穿一条短裤的青壮年,其中有两三位扛着沉重的拖网——需要经常有人替换,一边相互用乡村俚语开着玩笑,还跟着一群或光屁股、或穿着裤衩的小男孩。拖网下河后,会弄水的小孩都会跟着下河凑热闹,不会水则在河岸上大呼小叫。我少年时的夏天,跟着拖网跑遍了附近的村庄。

一般回到村里,拖网要散开,挑掉粘挂上面的树枝杂物,晾干。中秋之后,拖网就会入库。到三春上,拖网就会拿出来晒晒,需要补的地方补一下。

分田之后,各村的河道都承包给了村里个人,而且,有拖网的村子如我们村,原来农闲无事可干的青壮年,除了伺弄责任田,也都各自找了营生,再也不想凑热闹去用拖网捕鱼了。轰轰烈烈的拖网捕鱼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
心香一瓣  
— 崔庆平

近年来,游大兴安岭者甚众,皆盛赞祖国大好河山,引起我30年前一段回忆。尤其是在黑龙江乘坐常州产品——中俄边防军使用的玻璃钢巡逻艇,让我终生难忘和自豪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国家经贸委组团赴大兴安岭考察林业经济。各地代表20余人在哈尔滨集中后乘火车穿过大庆、齐齐哈尔至内蒙古牙克石站,次日换乘森林火车一路上到达满归镇,下榻于满归林业局招待所。林业局领导带领我们全面考察林业产业,了解林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,初步讨论了过度采伐带来的生态问题。当谈到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大火时,他们皆心有余悸:大火连烧一个多月,最盛时空气中的氧气烧成了火球,在空中飞舞,26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过火面积达1.5万平方公里,损失惨重。

然而,在漠河北极村进村时,我却看到一幅巨大的森林“油画”扑面而来,随行的村支书说:“那不是油画,是对岸俄罗斯江边的原始森林。”回首我们这边的山岭上,被大火烧成半枯焦的林木稀稀拉拉,用常州话说像“癞痢头”,而江对面俄罗斯的原始森林既高大又茂密,在阳光照射下就像一幅巨型油画。

诚然,那时的北极村还不是热门“打卡地”,一派原生态景象,很少人工雕琢,没有现在这般熙熙攘攘的“罗呢”。

我们在边防哨所瞭望塔用50倍军事望远镜观察对岸,镜头里出现了两男一女俄边防战士在树林里嬉耍。我与哨所战士聊天,他看着我的照相机说,当兵快两年了,也没机会到县城拍张照片寄回家,妈妈想儿子呢。我征得他同意后给他拍了好几张军容照片,回常州冲印后寄给他。个把月后他回信说,妈妈收到照片太高兴了,叮嘱一定要感谢常州的热心人。

中午时分,北极村支书给每人发了半只烧鸡和两块烧饼,随员拎来一大包村里种植的新鲜黄瓜和番茄,身上挂着一串白色搪瓷茶缸,领我们到江滩上铺块塑料布围坐下来,在江边野餐,别有风味。我站在江岸上默默地注视着江水,说水怎么这么黑呀?却见村支书舀起一杯江水便喝,连呼“好水!”我等疑惑:“这黑水能喝吗?”支书说:“其实江水特别干净,是一类饮用水。”我想起原始森林的山坡地上,厚厚的落叶层被手指宽的小水流切割成千万条小溪,慢慢汇成一条大河,名叫“额尔古纳河”,这便是黑龙江的上游。原来森林小溪的水带有腐烂树叶的黑色素,染黑了江底的石头,人站在岸上往下看,江水便呈黑色,故名“黑龙江”。我也舀一杯江水,果然清澈无瑕、微甜,甚至比时兴的桶装水还要好喝。

从北极村回到大兴安岭,去参观



图①黑龙江上的常州产玻璃钢巡逻艇  
图②北疆边防哨  
图③蒙古雅鄂温克族定居点  
图④用驯鹿茸片和雪花浸泡的酒,至今不舍得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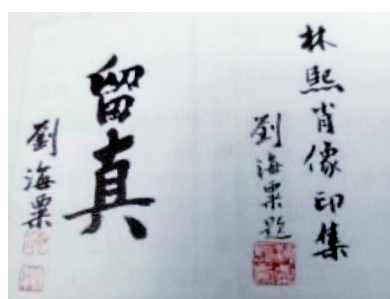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国最小民族之一蒙古雅鄂温克族的定居点。此民族原为游牧民族,世居于贝加尔湖一带。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,苏方就把他们赶回中国,其时该民族尚存不足200人。我国政府在大兴安岭为他们建造定居村,公社建制。村史馆里陈列着每家每户人员的姓名,不是一夫多妻就是一妻多夫,这是国家给他们的特殊政策,挽救濒危民族。村中只见年轻人在林中饲养驯鹿,老年人依然保持着游牧习惯,每年正月十五后便带上政府供给的枪支弹药、帐篷和桦皮船,骑马奔波于林中狩猎,至年底才回家。村中商店里有成盒的驯鹿鹿茸片销售,每盒50克,售价30元,盒盖印着“纪念鄂温克族定居三十周年”字样,遂买了几盒带回来赠送亲朋好友,皆赞不绝口。我用它与雪花水泡酒,至今没舍得喝。抽空到医药商场一

看,其时上海中药饮片厂生产的驯鹿茸粉压片1克就要15元。回到满归林业局镇区,局长、书记领我们参观全镇林业工人生活设施。我们惊诧于学校办得好,高考升学率很高。书记说:“我们这代林业人,在深山老林里献了专业献青春,献了青春献子孙,出不去了,唯一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,多出人才,故重教育。”那时时兴饭后唱歌,每人一首不得推辞,我唱了老歌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,满座皆惊,尤其林业职工连呼“江南才子”。

离别时,局长命人砍来一颗大白桦树,锯成20多个刀砧板,每客一个作为纪念。我抚摸着密密的年轮说:“这棵直径近40厘米的白桦树,在这一年仅5个月生长期,每年只长1毫米粗的北国森林顽强生长,树龄最起码50年,且木质甚优,此礼重矣!”回到北京常州宾馆后,我将刀砧板赠予宾馆厨房,厨师说:“来自大兴安岭的好货,珍贵!”

## 难忘转赠“雕刻珍品”拓本的经历



年。那年11月,林熙登门拜访刘海粟大师,并带上自己近几年的刻章作品给海老看。当大师看到林熙的

自刻肖像时,海老情不自禁地夸赞说:“你刻得这么像,很好啊!”应林熙要求,海老为林熙题写了两张扉页“林熙肖像印集”“留真”(如图)。同时告诉林熙,著名石刻家黄怀觉为他雕刻肖像,两次均未成功。海老请林熙为他雕刻肖像,林熙受宠若惊,欣然接受。海老当即给了林熙一张自己的照片。林熙花了一年多时间,于1977年完成了海老肖像印章的刻制。1977年,林熙去海老家呈上他给大师的肖像印章及拓本时,海老正游历外地,短时间不能回沪。林熙从海老女儿口中得知

了大师在外地的地址,遂将肖像印章、拓本及中国著名篆刻书画家钱君陶的简信寄出。

从1977年至1999年,林熙的心愿就是让他的作品有个圆满的归宿。当他听说刘海粟的家乡常州新建了刘海粟美术馆,他很想把刘海粟印章的拓本赠送给刘海粟美术馆,同时还吁请有收藏此印章原件者,也转交给刘海粟美术馆。我当即告诉他,我可以帮助他实现心愿,因为我的家乡就在常州,而且我将于下月回常州待完朱镕基总理访美后就回国探亲。听到这个消息,林熙激动不已,紧紧握住我的双手。1999年4月,我把他为刘海粟刻的肖像印章拓本制成的金属版面(如图)带回常州,转赠给刘海粟美术馆,深受欢迎。因为馆内还没有海老肖像印章,弥足珍贵。

林熙的篆刻之所以深受大师们青睐,是因为他对艺术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,更因为他有创新的活力。传统篆刻一般以印面为主,边款为辅,但林熙十分重视边款。他认为边款更能打开思绪灵感,抒发胸中意境。他在继承传统刀刻边的基础上,改为直接刻反字边款,边款就同印面一样,直接铃印成正字。他把这种独创称作“铁笔反书”。